



橡 皮

[法]阿·罗布-格里耶著

林 青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者序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之间，法国小说界涌现一股创新浪潮。以阿兰·罗布-格里耶 (Alain Robbe-Grillet)、娜塔丽·萨洛特 (Nathalie Sarraute)、米歇尔·比托尔 (Michel Butor)、克洛德·西蒙 (Claude Simon) 等为代表的一批新作家，公开宣告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决裂，探索新的小说领域，创造新的小说表现手法和语言，描绘出事物的“真实”面貌，展示一个前人所未发现的客观存在的世界。法国的文学评论家称他们为“新小说派”或“反传统小说派”。这一派的作品在刚出现时不为人们所理解，被认为是“古怪、荒诞”、“象发精神病”。但到了六十年代，新小说派不仅为人们所接受，而且已被承认为战后法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了。这一派的小说和理论，在西欧、美国和日本都受到重视，它的影响广及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

新小说派的作家在创作方法上虽然千差万别，有时甚至背道而驰，但具有共同的基本观点。首先，他们认为小说艺术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墨守统治小说界的现实主义的成规，已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如果不进行彻底、“激烈”的改革，那就无法解决二十世纪以来已出现的小说危机；小

说艺术，在现代的电影和电视的竞争下，如果不继续开拓新的领域，小说的存在将成为问题。他们认为，每一个时代的小说都应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十九世纪盛行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已不适于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和他们的生活环境。何况，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并不能反映生活“深在的真实”；甚至对于象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这些大师的作品，在新小说派看来，也只不过是描绘了生活的表面而已。新小说派还反对小说把人作为世界的中心，使一切事物都带上人的主观感情色彩。他们认为在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读者只能通过小说中人物的眼睛去看外在的世界，看不到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结果脱离了现实。因此，他们主张放弃以塑造人物为小说创作的主要任务，以免一切从人物出发，歪曲了对客观世界真实的描写。新小说派的先驱罗布-格里耶提出，小说家的主要任务是运用“非人格化的”、不带任何感情色调的语言，客观地、冷静地、准确地描绘事物世界。在他看来，“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谬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他认为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不应由作家通过人物来赋予意义，作家的任务是写眼前看见的事物，所以有的文学评论家称其为“视觉派”。至于人物，在新小说派看来，只是表现某种心理因素或心理状态的“临时道具”，因此在这一派的小说中，他往往既没有典型的性格也没有清晰的特征，有时连姓名也没有，仅用第一人称的“我”或第二人称的“你”来称谓，甚至使读者处于小说主人公的地位。在小说结构上，新小说派主张破除传统小说格式的限制，不

必遵守时间的顺序和空间的局限。在他们看来，人只是生活在永恒的一瞬间，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往往相互交错，现实、想象、记忆、梦境、幻觉、潜意识的活动往往交叉或重叠在一起。在这一派的小说中，故事情节延续的时间一般都相当短暂。在叙述中常用与现在有关的时态，因为作者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地在发展变化，作者也只能看见眼前的东西，不可能象巴尔扎克的作品那样，由作者事先决定了小说世界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新小说的情节结构也不象传统小说中那样有头有尾，结局也不是具有必然性的，因为这一派的作家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不稳定的，变化多端，难以预料。他们反对作家通过人物性格的塑造、情节结构的安排、心理分析、情景描绘、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诱使读者进入虚构的世界。这一派的作家兼理论家萨洛特说，新小说不是读者“轻松的娱乐”，读者必须改变阅读传统小说所养成的舒服、被动的态度，而积极加入到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去，与作者一起探索那“深在的真实”——在她看来，这就是潜意识底下的心理活动。她要求读者运用自己的想象力，从小说所提供的不断变动的形象中，抓住事物的真实面目，窥察人物内心的奥秘。这一派还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不在于干预生活，因此反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常见的现象：作者通过人物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政治立场、道德观点等。

为了使我国读者了解“新小说派”的一些面貌，我们把罗布-格里耶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橡皮》全部译出。这本小说在1953年问世时，读者寥寥无几，可是到了六十年代，

发行量已超过一百万册，欧美各国以及波兰、罗马尼亚、捷克等国都有译本。日本不但出版了《橡皮》的译本，还邀请作者到日本讲学。他在访日期间，自称是卡夫卡的继承者。《橡皮》在1968年拍成电影，片名是《谎言者》。

阿兰·罗布-格里耶1921年生于法国布勒斯特，在成为专业作家以前，本是一位农艺师。1945年在法国国立农艺学院毕业后，在国家统计局及殖民地热带水果研究所工作，曾到非洲各地从事水果研究。《橡皮》这本小说是他因病从非洲回国途中在船上写成的。1955年以后，他在巴黎午夜出版社担任文学顾问，同时从事写作及摄制电影。他的主要作品，除《橡皮》外，还有小说《窥视者》(1955，同年获“评论家奖”)、《嫉妒》(1957)、《在迷宫中》(1959)、《快照》(1962)、《纽约革命的计划》(1970)、《美貌的女俘虏》(1975)；理论著作有《新小说阐明》(1963)。他的电影小说《去年在马里安巴温泉》(1961)曾由法国新浪潮电影著名导演阿兰·雷斯尼摄制成电影，获得同年威尼斯电影节大奖。有一个时期，罗布-格里耶专门从事电影创作，认为电影艺术比小说更适于客观地记录事物的世界，描绘现代人复杂多变的内心活动，表现时间的跳动，以及现实、想象、幻觉、梦境的交错。他在1963年单独摄制的影片《不朽的女人》曾获德路克电影奖。

由于新小说派不注重情节，《橡皮》写的不过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尔·杜邦遭到暗杀的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节并不复杂。杜邦教授是一个对全国经济和政治都起重

大影响的集团的成员。一个恐怖组织计划把这个集团的重要人物一一杀死，以打击最高统治阶层的势力。在杜邦被杀之前，暗杀者已接连干掉了这个集团中的八个人，都是选定在晚上七点半钟下手的。由于杜邦和内政部长关系密切，而且手头又保存着关系重大的文件，因此，内政部长暗中得悉杜邦被刺未死的消息后，立即派出青年密探瓦拉斯从首都到这个外省的小城市来进行调查。瓦拉斯不知杜邦未死，为了弄清真相，当天晚上七点半钟埋伏在杜邦书房里，等候恐怖分子来刺杀受杜邦委托前来取走重要文件的大商人马尔萨，结果却误杀了杜邦。传说已被杀死的杜邦，原来在第一次被刺时仅受了轻伤，而受托的马尔萨由于害怕，临时变卦，逃之夭夭，杜邦只得亲自来取文件，然后再前往首都内政部长家避难，结果却死于非命。

乍看起来，《橡皮》似是一部侦探小说，其实作者故意借用侦探故事以揶揄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善于制造“真实幻觉”。在小说结构上，作者摒弃了按时间顺序发展情节的线索，而是让场景重复出现，但随着时间的不同，细节也有所变动，从而表现了各种人物的心理状态。在这部小说里，不是人物支配情景，而是从物看到人，因为罗布-格里耶认为人是在物质世界的包围中，时刻受其影响。作者为了避免使读者产生“如临其境”的幻觉，在每一场戏出现后，借用“橡皮”把情节的线索擦去，破坏了小说虚构的连贯性和直线发展，以免读者受作者思想的支配，因而可以根据自己的角度去选择不同的情节和探索其中的意义。

文艺是生活的反映，即使新小说派的作品也不能例外。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橡皮》里描写的那些小人物一方面处于那些“无所不能”的经济政治集团的统治下，一方面处于机械化、电气化的物质世界包围中，只能感到软弱无能、无法自主、孤独烦闷。他们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极力挣扎，但结果徒劳无功，毫无出路。最后连那精通世故、自以为是的警察局长也胡言乱语，不知所云了。病态的咖啡馆老板、走投无路的职业谋杀者格利纳蒂、无可奈何的茹亚尔医生，拼命工作，结果反而破坏了整个案件的调查的青年密探瓦拉斯，这些人物的阴暗心理状态，还是使我们多少窥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面貌。

时间，自己决定一切，不由
你作主，它就已提供了问题的
解决方案。

——索福克勒斯

序 幕

1

半明半暗的咖啡馆的店堂里，老板在摆好桌子、椅子、烟灰缸和喝汽水用的吸管。现在是早上六点钟。

他既无须看清，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还没有睡醒。他的动作的每一个细节都遵循着多年来的规律——这一次它们没有受到人的意愿动摇不定的影响。每一秒钟一个单纯的动作：往侧面移一步，把椅子摆在离三十公分的地方，用揩布抹三下，朝右转半身，再向前走两步。每一秒钟都留下标志，既完整而匀称，毫无瑕疵。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每一秒钟安排得丝毫不差。

遗憾的是，不久之后，时间就再也不能主宰一切了。这一天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虽然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在错误与疑惑的围绕下，过一会儿就将开始活动，逐步地损坏完美的布局，暗中使这儿或那儿发生时间颠倒、位移景动、境界混乱、形象歪曲，最后一步步地全部收场：呈现的是初冬的一天，杂乱无章、不知所向，既难以理解又骇人听闻。

现在时间还太早，咖啡馆刚刚开门，唯一上场的人物对自己的存在还没有恢复清醒的意识。现在是把在假大理石桌面上搁了一夜的十二张椅子轻轻地拿下来的时候，此外再没有别的事了。一只手下意识地把场上的布景一一摆好。

等一切就绪，灯光就亮起来了……

老板，一个身材粗胖的人，现在正站在那儿，在桌椅中间极力想认清自己的处境。在酒柜上的一面长镜子里晃动着一个灰暗病态的形象，这是反映在养鱼缸里的老板暗绿色的身影和他那虚胖的、轮廓不清的、肝病患者的面容。

在另一边，铺面的玻璃后面，老板的另一个身影在街上晨曦的照耀下慢慢地消散了。无疑就是这个身影刚把店堂收拾好，但它现在只好消亡了。在镜子里微微抖动着的是这个幽灵的几乎已经支离破散了的反照，远处是越来越飘浮不定的模糊的余影：这是老板，老板，老板……阴沉愁闷的老板，隐没在一片光影中。

他吃力地走出来，顺手抓住一些浮现在自己四周的零碎东西。没有必要赶忙，在这种时候，不会有多少顾客来的。

他双手撑在桌上，上身往前倾，还没有完全睡醒，眼睛不知盯着什么东西在发呆。这混蛋的安东，每天早上都做柔软体操。有一天——就是昨天，他竟然结上一条粉红色的领带。今天是星期二，珍妮德要晚一点来上班。

这一小点污迹看来样子古怪，大理石的桌面上好肮脏，痕迹显眼——好象是血。丹尼尔·杜邦昨天晚上就在这里咖啡馆附近被杀死了。事情有点蹊跷。一个小偷不会特意跑到一个亮着灯的房间里去的，不过，那家伙想要杀死丹尼尔，这一点是肯定的。出于私仇，还是另有原因？总之干得笨手笨脚。这是昨天发生的事，等一下得好好看一看报纸。对，珍妮德要晚一点来上班。叫她顺便去买……不，明天再说吧。

措布心不在焉地在那块古怪的污迹上抹了一把，这样似乎就可证明这儿不是犯罪现场，事不关己。可是两次用水措洗，那片模糊的痕迹都没有措掉，也许那不过是桌面上的一些洞吧。

要叫珍妮德马上把炉子生起来，今年真冷得早。那草药商说：七月十四^①那天要是下雨，天气就一定是这个样的。也许他讲得对。但是那个常有理的混蛋安东，却极力要证明事实正好相反。这样一来，那草药商可就生起气来了，光是四杯五杯白酒也就足够使他肝火上升了。安东却一点都没有觉察，幸亏老板在场。这到底是昨天还是星期日发生的事？对，是星期日。那天安东戴着帽子，而且一戴那顶帽子，他的样子就显得狡猾奸诈。他的那顶帽子，还有那粉红色的领带！对啦，昨天他也结上领带。不对！可这又有什么关系？

① 1789年7月14日法国人民攻下巴士底监狱，此后，这一天就成为法国的国庆日。

揩布狠狠地抹一抹，再次擦去前一天残留在桌子上的污迹，这时老板挺起了身子。

他看到铺面的玻璃上一张招贴的背面，招贴上面写着“出租家具齐全的房间”。十七年来，招贴上一一直缺两个字母，他想要把这两个字母补上也有十七年了。波莲娜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在搬来这里的时候，他们俩就说过……

不过事实上只有一个房间可以出租，当时的确有些傻里傻气。他朝墙上的挂钟看一眼。六点半了。该叫醒那个家伙。

“干活！懒虫！”

这一次他几乎是提高嗓门喊的，嘴巴还做出一个厌恶的怪样子。老板情绪不好，他还没有睡够。

老实说，他一向难得心情愉快。

在二楼过道的尽头，老板敲了敲门。等了一会儿，由于里面没有人应，又一连敲了几下，而且敲得比较重。门里一个闹钟响了起来。老板右手还保持着敲门的姿势，留神地听着，不怀好意地窥探睡在里面的人的动静。

但是没有人把闹钟的声音撤掉。大约一分钟以后，铃声突然自行停止了，似乎对自己还有声音没有响出来感到惊讶。

老板又一次敲门，还是没有应声。他把门半推开，头探进去，借着灰暗的晨光可以看到床铺凌乱不堪，房间里乱七

八糟。老板走进门，到处仔细察看，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只是床上没有人。这张双人床上没有枕头，只是在一个长抱枕的正中有一道压痕；被子扔在床脚；梳妆台上的一个搪瓷脸盆满盛着脏水。哦，那个人已经走掉了。管他的，反正这事与己无关。那人走出去时并没有经过店堂，他知道这时候还没有热咖啡供应，总之，他没有什么事需要通知店里。老板耸耸肩走了，他一向不喜欢那些不到时候就起床的人。

到了楼下，他看见一个人正站在那里等他。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有点寒伧的样子，不是熟客。老板走到柜台后面，开亮了一盏额外备用的灯，毫不客气地打量着来客，似乎准备冲着他的脸喊叫：要喝咖啡，未免太早。

“瓦拉斯先生在吗？”

“走掉啦，”老板说，首先赢了他一分。

“什么时候？”那人有点惊讶地问。

“今天早上。”

“早上几点钟？”

那人用焦急的眼光看看自己的手表，接着又望望挂钟。

“我不清楚，”老板说。

“您没有看见他出去吗？”

“要是看见他出去，我就知道是几点钟了。”

老板有点怜悯对方地努努嘴，表示这次轻而易举就取胜了。来客想了一会儿又说：“他什么时候回来，您也不知道吗？”

老板不理睬他，却从另一面进攻。

“您要喝点什么？”

“一杯清咖啡，”那人说。

“现在还早，没有咖啡供应，”老板说。

这肯定是一个可怜的牺牲品。那张尽是皱纹的小脸上充满郁郁不乐的神情。他不断地在把他那被人揉坏了的精神碎片重新拼凑起来。但是，这人怎么会知道瓦拉斯前一天晚上住在测量员街上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咖啡馆里的呢？这可有点蹊跷。

现在老板已经打出了全部的牌，对这位来客也就不再感兴趣了。他心不在焉地措着酒瓶。既然客人什么都不喝，他就把两盏灯一一熄灭。现在天已大亮了。

那人走时喃喃地讲了一句不知什么话。老板现在又回到他那些支离破碎的东西中间：大理石桌面上的污迹，椅子上被油垢弄得有些粘糊糊的油漆，铺面玻璃上缺字的招贴。一些顽固的鬼影一直缠绕着他，一些比酒里的污点更浓的黑点使他眼睛昏花。他想挥手把幻影驱走，但没有成功，每走一步，他都碰上……手臂的挥动，听不清的话语的袅袅余音，波莲娜，温柔的波莲娜……

温柔可爱的波莲娜古怪地死去已经很久了。古怪吗？老板把身体向前冲出，看着镜子。您在哪儿看到什么古怪的地方吗？一阵恶性的抽搐逐渐使他的脸变了形。死亡本身不就是古怪的事情吗？脸歪扭得更厉害了，变成了一个呆

呆地站定下来端详着自己的怪兽的面具。接着出现了一只面目更加可憎的怪兽，一只眼睛闭起，嘴巴歪扭，脸的一侧抽搐着。怪兽立刻又自行消散，代替它出现的是一个宁静的甚至是笑容可掬的形象——波莲娜的一双眼睛。

古怪吗？这不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吗？瞧瞧这个杜邦，他没有死掉才是更古怪的事呢。老板微笑起来，象一个梦游者那样笑，既没有声音也没有欢乐的心情。那些在他四周常见的鬼影也学他的样子，各自狰狞地笑。他们甚至放开喉咙，哈哈大笑，互相用胳膊肘捅对方的肋骨，使劲拍对方的背。现在怎样才能使他们安静下来？他们不但人数众多，而且世界是他们的。

老板呆立在镜子前看自己笑，极力不去看别人。那些人从店堂里拥挤过来，嘻嘻哈哈一大群。这是从细小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庞大队伍，是五十年难以忍受的生活遗下的残渣。他们嘈杂的声音令人无法忍受，真是鬼哭狼嚎，一片可怕的喊叫。突然间，在忽然恢复的寂静中，出现一个年轻女人清脆的笑声。

“见鬼去吧！”

老板转过身来，他被自己的喊叫声从恶梦中惊醒了。当然，眼前既没有波莲娜也没有别的人。他用困乏的眼光环顾着四周，那安静地等待着顾客即将到来的店堂，那些即将坐上杀人凶手和被杀害者的椅子，以及为他们准备好领圣餐的那些桌子。

安东来到了。这样开场可不坏。

“喂，你知道那桩新闻吗？”

老板连头也不点一下，不理不睬。老板今天早上情绪可不大好。管他的。

“昨天晚上有个叫阿尔伯·杜邦的，就在这条街尽头的地方给人杀死啦！”

“是叫丹尼尔的。”

“什么，丹尼尔？”

“丹尼尔·杜邦。”

“不对，我告诉你，是叫阿尔伯；就在那儿……”

“首先是，并没有人被杀死。”

“这，这是什么话！你知道啥事？你从来都不出店门。”

“有人到这里来打过电话。就是那个老女仆，因为家里的电话出了毛病。他不过是手臂受了轻伤。”

（这混蛋总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

“他的确是死了！你看看报纸。我告诉你，是死了。”

“你有报纸吗？”

安东在外套的口袋里摸了一下，这才想起来了：“没带来，我留下给老婆看。”

“行啦，别再逞能了。那个人叫丹尼尔，他根本没有死。”

安东的神气表示不服气。他站在那里，想讲出几句比冷嘲热讽更有说服力的话，但是老板却刻不容缓，抢在前面说：

“你喝点什么吗？要不就滚蛋。”

这场冲突眼看就要恶化，这时店门又打开，走进一